

古田縣志

古 田 县 志

清·乾 隆 辛 未 版

清·知 县 辛 克 可 总 修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福建省古田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整理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

古 田 县 志

辛竟可总修

福建省古田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整理

福建省古田县印刷厂印刷

封面题字：刘 广

校 对：余祖柳 陈惠英

规格：25开 字数：250000

1987年12月 印数：1—1500

（内部发行）

前 言

清乾隆版《古田县志》由知县辛竟可于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修纂成书。

辛竟可，字成侯，直隶元城人。乾隆十五年举人知古田。平生湛深经学，尝谓“古人以经术饬吏治，兵刑、钱谷无不引经据古以斟酌，于其仕学相需，斯言岂欺我哉！”公余与诸生论文不倦。

辛竟可以为古田山城贫乏、膏火困难，儒者为官更应“淡泊明志”。教谕人们“务本崇实”为要。自己捐谷一百石，倡率乡绅富户共捐谷一千五百石，分贮城乡，立社仓三十四所，以备荒歉。县志列名宦、循吏。人称他“兴废举坠，教养兼施。”

莅任仅数月，即倡修县志。

古田立县，可溯至唐。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都督李亚邱，奏请朝廷。翌年四月二日获旨俞允。自立县至民国曾五度修志。今稽考最早是明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版本《古田县志》为刘曰旸原修、王继祀续修，今仅见手抄本六册藏于福建师大；其次明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杨德周纂《玉田识略》现藏于福建师大仅有残本七、八卷共一册，且颇凌乱；清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曾光禧编《古田乡土志》门类不多，内容偏窄；民国二十九年（公元1940年）经黄澄渊承修完卷的《古田县志》内容多滥觞于乾隆版本。乾隆版本距今二百多年、除六篇序言、凡例外，计八卷四十七个项目之广，虽梓刊时有某些字迹差错和时代局限，如封建、迷信篇幅不少，有些糟粕在诸

多旧志中是属难免。总之项目较完整，字迹多清晰，资料颇丰富，事实尚清楚，瑜溢过于瑕。有出版价值。

根据福建省方志办关于整理旧志的要求。我办组织人员以福建省图书馆保藏的乾隆版本《古田县志》为主，参照前后志进行比较、校勘、标点、分段、注释。其中无法辨认和漏字，于原处以□为表示。

本志出版，经送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审阅。整理过程得到廖宗刚同志和古田在外地老人王远甫、余质的热心协助，谨以致谢！

由于人手紧缺，水平有限，经验不足，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指正！

古田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

《古田县志》目录

古田县志序	徐景熹 (1)
序	辛竟可 (3)
序	温廷选 (5)
县志旧序	刘曰旸 (7)
重修旧序	王继祀 (9)
识略旧序	杨德周 (10)
凡例	(12)
修志姓氏	(14)

卷之一

图	(16)
玉田八景	(17)
星野	(23)
建置	(24)
疆域	(34)

形胜 乡都附

卷之二

城池	(44)
----	--------

关隘 桥渡 坊市 街巷附

公署	(70)
山川	(77)

风俗..... (88)

节序 畬民附

物产..... (93)

水利..... (110)

卷之三

户口..... (116)

赋役..... (119)

租税 仓驿 盐课 恤政附

卷之四

学校..... (159)

卷之五

坛庙..... (209)

兵制..... (232)

职官..... (237)

名宦..... (267)

卷之六

选举..... (279)

恩遇附

人物..... (320)

卷之七

寓贤..... (340)

流寓附

孝义.....	(342)
文苑.....	(348)
乡行.....	(356)
隐逸.....	(362)
艺术.....	(364)
烈女.....	(367)

闾秀附

释老.....	(395)
艺文.....	(399)

卷之八

古迹.....	(406)
祥异.....	(431)
杂纪.....	(434)

《古田县志》序

距郡三百里而近，有县曰古田，溪谷深阻，箐林奥密，岩险襟带，旧常号为剧邑。

其地无珍材淫货之产，居人大率戮力田种，长材秀民，通经术能文章者，宋元为最盛；其风土醇漓杂糅。先是，疆宇宽广难理，雍正十二年，前制府郝公玉麟奏请割其境东北别为县，于是画圻视旧隘二百里，政化易浹，故所患犷悍豪猾逋租匿役之风气稍衰息矣。

岁在辛未，今令天雄辛君竟可为治期月，余尝征其志乘，君曰：“无有也。前明神庙时，尝一再修，迄今百五十年，世统一更，旧籍放失，无有踵事编纂者。”乃叹向之吏兹土者，惟簿书期会之为急，而于此或有所不暇恤也。既而余有郡乘之辑，君亦锐意以修复自任，不一载书成来上，且请志之。余为披阅一过，州次部居有条不紊，昭代①典章文物犁然备具，盖一邑之故可睹焉；则又叹君其力之勤，为能兴废举坠，百②不徒汲汲于簿书期会之间也，余于是有以进君矣。

夫为吏之道，在周知其境内山川、土田、风俗之美恶，鉴今古之得失而从事焉，兴其利之既坏，而革其弊之方张，则必于志乘乎征之。夫山川、土田、风俗之美恶，古今之得失、利病，此非簿书期会之所能悉也。奸胥豪民所以荧惑震撼其官长者，不过在一时一事之间；若夫长吏综练方内之全势，其施为准之于古而惟宜于今者是务，虽有奸胥勿之能炫，虽有豪民勿之能夺矣，而其故具在乎方志之书，此志乘所以为至要而不可忽也。

昔史称傅琰为山阴著奇绩时，谓其有理县谱，今是书也，其亦君之治谱欤？而此方之人，考览前哲之行事，知为善者之必有闻于后，虽掩闕于一时，而决不终泯没者，其观感兴起又可知矣，乃不辞而序其简首云。

赐进士出身、中宪大夫、知福州府事、前翰林院编修钱唐徐景熹题。

序

闽自周已入《职方》，古田则处深山邃谷中，浑浑穆穆，初不知有周、秦、两汉，何况六朝、五代？即有马、班、范、陈、欧阳氏称良史才，于古邑山川人物，莫由道其一二。迨唐开元入版图，涵濡渐渍，匪朝伊夕矣。春风所至，鹰眼能慈，泮水好音，泉声亦化，况《华阳国志》纪及蚕丛、鱼凫，扶舆轮囷郁勃之气无时无地不钟育涵孕于其间，何至茫无纪载？乃岳闾渊冥，星韬辰晦，千余年中，超踪轶事，散佚已多。明万历间，豫章刘公刻意搜罗，始裒成邑志；不六年，西吴王公即行续辑；越二十八年，四明杨公复有识略，三十四年中，三开志局，即有三长，何其密也？自明迄今百五十年，缺然不讲，抑何疏耶？国家累治重熙，声教四讫，邑人士沐浴升平，逾百年矣，风琴雅管，浹于荒陬，礼乐文章，光于四表，政教风谣，浸浸近古，莅斯土者，岂终络胸结臆、惜墨慳毫、置之弗论哉？亦前明末造，文献无征，潜德郁于沧桑，幽光阒于兵燹，牵掣浮言，拘牵成见，因循荏苒，亦越于今。究之，光岳英灵之气，不能终阒，抑山川发兴，有待而开。竟可仰承圣天子仁育义正之休，诸大宪教育甄陶之意，访求故老，搜讨旧闻，溯厥源流，古邑虽开于唐，实盛于宋。自李道爱侯崇尚正学，禁止巫鬼，风俗人心，翕然一变；至朱晦翁避地至止，羲文周孔之道，洋溢溪山，理学文章甲于他邑；而忠孝义烈之风至明季而大畅。或以诸生哭坠日于虞渊，或以樵夫殉故君于草莽，遗臣抱璞，处士守贞，风微世远，得诸传闻。我朝崇德表忠，无微不照，而古邑幽潜，独未阐发，盖闽人

不善为名，古邑尤甚，祖父有善而不知，知之未必能传也。风气遒劲，不必湮没而少挫。甲寅之变，士君子履洁怀清，不污伪命，即匹夫匹妇亦明顺逆，知大义，抗拒凶顽，滨死不悔。昔人称玉田人士，天真未漓，敦尚节概，其信然哉！其信然哉！

他如山川之险易，上③田之肥瘠，风俗节候之不齐，已详前志，而科名仕宦炳炳麟麟，愈进愈上；惟前志所云，俗悍民顽，赋逋讼健，则未分邑之先，幅员辽阔，控制为艰，自古屏分邑之后，地迩势亲，抚循较易，前此之宿雾沉烟，几于皓月清风，不留纤翳矣。分合通塞之运，有天有人，夫岂偶然哉？

乾隆十六年，辛未嘉平之吉，古田县知县天雄辛竟可书。

序

邑之有志也，上而星野，下而地与④，山川疆域之广狭，风俗土宜之淳薄，声名文物，政教风谣胥于是乎纪，自邑而郡而省而一统志，驯致以登国史，所系岂鲜浅哉！

古邑，自唐开元迄明万历，千余年始裒成邑志，越今又百五十年矣。鼎革之际，忠义贞烈，明皎日而凛秋霜，以及戊子甲寅之变，须眉抗伪命而视死如饴，巾幗冒凶锋而骂贼不屈，正气郁勃，不可消磨，而时移世远，积久渐湮，及今不修，更历年所，芳躅高踪，几无有人能道之者。

历来令长，有志未逮，天雄辛侯成翁，素承太翁庚子孝廉国子监学正夏传公留心名教、阐扬幽隐之训，莅任数月后，即念及此，语廷选曰：“邑乘久阙，虽有司之责，亦秉铎者之忧也。”

余自忘溷陋，将从事是役其匡□⑤不逮，于是廷选佐侯博访前徽于耄儒，旁钩时士之家，乘⑥揖诸君子之共事者而与之言：须彼此相商，同心协力，分肩厥任，惟公惟平，毋偏执已见，毋曲徇人情，毋虚夸而失实，毋始奋而终怠，诸君子诺之。

转念经费无资，复谋诸邑人士之好义者。邑人士涵濡圣朝德化已逾百年，仕宦、科名、文章、政绩远轶前代，兼以素尚古风，乐襄盛举；况仰侯之正身表率，咸和士民，上不违下，而下何忍违上？是以人心竞劝，遐迹景从。我侯因得以龚、黄、卓、鲁之长材，运班、马、欧阳之巨笔经术，饬吏治，而官师、食货、秩祀、兵戎，洞如观火。硕士之高文典册，炳于日星；幽闺之苦节贞心，光于泉壤。一技一艺，借是以成名；琳宇梵宫，亦

由斯而不朽。方言里谚，上彻轺轩；冷韵幽香，永光彤管。户口蕃滋，物产丰阜，沟洫陂塘之疏浚，坛墠祠宇之盛衰，千绪万丝，有条不紊，将见城濠亭障，于焉改颖⑦，学校宫墙，因之起色矣。

廷选鸣铎兹邑，获近玉光，邇观志成，余之幸也，侯之功也，亦诸君子之力，邑人士之好义也云尔。

乾隆十六年，重光协洽，古田学教谕举人温廷选拜书。

县志旧序

古田县知县豫章刘曰旸^{明万历二十八年}

千金之子，欲大其闾閭，必绘祖德，纪成业，详厥世系，载之家乘，虽一氏之相传，犹希不朽之盛事；矧地画郊圻，职司民社，黄垆苍盖互分，国典王章是寄，林林总总之命，品汇名物之繁，靡不依而若性，籍⑧令不攀攀俯仰，究极古今，考因革之源，验兴衰之故，欲治有成绩，是舍步伐以提制胜之师，废钟律而调节奏之理，必不几矣。

第纵观今世，惟通都大邑有志，蕞尔者否；惟人文声教之赫弈有志，暗留香⑨否；惟当阅历之日久有志，倏迁者否。盖主而翼之力微，可纪而传之事寡也。

古田舆地纵横五六百里，其间生齿、疆亩、贡赋、物产、习俗、典章不在它邑下。西南之偏则全闽财赋之关，舟车出入之所，分设鹺司，联置二驿；东北山径错通，防御尤难，正、嘉间特设郡司马督捕之，尤它邑所罕俪。逖稽往牒，宋李道爱侯之为令，功秩汉循，朱紫阳、李延平之为教，道宗周鲁；迨我国初，张志道以文章辟起，声重词垣，安南之使宸章宠锡，宝翰遥寄，即古明良鱼水之欢，曷以加焉。近睹时政采金，中使乘传入闽，古田遂为事始，虽凿炼鲜利，旋复告罢；然封壤之故丘遗址，先哲之微言芳规，湛恩异数，卓轨鸿猷，徒付残编断简之间，流诸故老宿儒之颊，曰旸伤之久矣！揆厥所由，则前令束缚于簿书，困繫于综核，时弗竟其功遇，反睽，所志人与地两难之矣。

·曰旒仰仗社稷之灵，厚借当路之昇，展布微力，得弥五载，即事溯所从来，拊时参其推禅。或采从逸篇，或闻自诵说，或见于推行，积久成帙，乃与二三文学删厥繁芜，正其误谬，列为十二志。每志系之条目，以凿混沌之窍，以尽纲纪之详，以该幽明述作之文，以搜洪纤高下之绩。钱谷兵刑，靡细不录，备参考也。功最行谊，非核不载，戒滥觞也。功渐脱稿，业已杀青，曰旒宜叙简端，复悚然惧，谓权衡千古，必鉴擅于人伦，剖决信疑，须明炳乎物表，苟非若人，贻讥作者。第闻车制室中，辙合天下，轨之同也；抱真守璞，金石为泐，志之孚也；信以传信，疑则阙疑，出之实也。执斯三者，庶无负于志矣，知我罪我，岂所敢知？

重修旧序

古田县知县西吴王继祀^{明万历三十四年}

盖闻埙篪迭响而六律谐，玄黄递施而五采贲，悦有唱而无和，有纯色而无错采，则阳春为绝响，而巧绘安所施工？况纂修关一方文献，而舆志垂千载实录，敷陈治纪，采述民风，晰利弊于毫芒，昭鉴戒于永禩^⑩，征往察来，惟方册是赖。借今典籍草莽，有识者且求之野，幸前既有作，后可无继？玉田旧未有志，有志自前任葵寅刘君始。刘君以长才莅治，政成之暇，探讨典实，著为成书，亦周且备矣。

继祀猥以弩质，踵步后尘，无能挥霍博奇，惟持一念不欺，与民终始。常览兹志，考其赋法，比其行事，酌而施之，庶几吏习民安，幸历五载无失。近借当道得给由入报，圣天子不以继祀不肖，宽其罚，赐之敕命，荣及尊人，圣恩厚矣，至矣。顾念时仅五载，其间瑕衅渐启，奸宄易乘，钱谷之出入稍增，建竖之工费亦夥。顷当大造，则户口田亩视昔有加，问省人文，则文章节孝复有采录，以至盐铁之禁，灾祥之书，皆所宜参补者，而三载课绩之期复至，不及今修葺，后且湮没是惧，至令人按往事而叹挂漏，责将谁诿？是用兢兢请之上台，谋之学博，兼集诸文学，按其条目，悉加汇附，诂曰好事妄加删削而务烦节？惟以素所建布，缀诸简编，与前刻相踵成书，窃附于埙篪之协应，而元黄之并施尔。终虞瓦缶土赭，无当于大方，为世所嗤，敢必垂远哉？若文追作者，政美而传，虽属一邑，可质今古，世世赓续而振收之，共成不朽盛事，尤以俟后之君子。